

卷三

錦香亭卷之一



古吳 素菴主人編
茂苑 種花小史閱



第一回

鍾景期三場飛兔頰

詞曰。花繁皇都春早。紛々覓翠尋芳。画橋烟柳鶯與燕爭忙。一望

李白東風暖。滿目韶光。鞦韆架佳人笑語。隱々出雕墻。○王

樂處金鞍銀勒。王羈瑤觴。漸酒酣歌竟。重過橫塘。更有題花

人輩。仔細端相。魂消處。樓頭月上。歸去馬蹄香。

右調滿庭芳

長安富貴的光景。長安是歷來帝王建都之地。秦曰咸陽。

書名 錦香亭十六回 清愛蓮齋刊本
撰者 清素庵主人 輯
卷 三
內容分類 集 小說 章回小說 煙粉
索書號 雙紅堂 小說 80
編號 D8662300

彩色首頁1

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: D8662300

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: 雙紅堂 小說 80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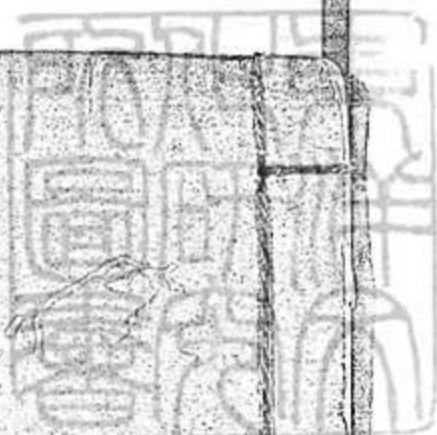
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文本 錦香亭十六回 清愛蓮齋刊本

版權所有: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

使用上的注意事項

錦香亭

三



双紅堂
小説
80(3)

錦香亭卷之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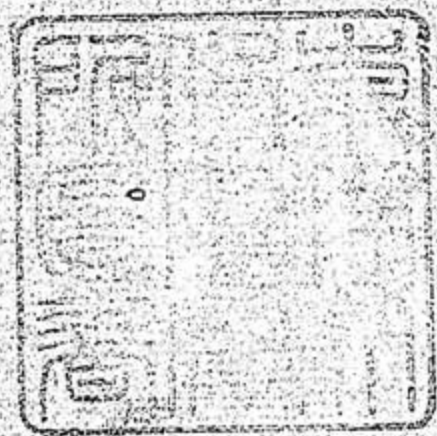
第九回

嘯虎道給引贈金

詞白情悽切。斜陽古道添悲咽。添悲咽。魂消帆影。夢勞車轍。秦開漢嶺。雲千疊。奔馳不慣香肌怯。香肌怯。幾番風雨。幾番星月。

右詞憶秦娥

話說葛明霞衛碧秋。隨着衛姬行到嘯虎道上。忽遇遊兵巡哨前來。你道那遊兵是何處來的。原來是睢陽右驍騎將軍雷萬春。與南霽雲協助張巡許遠鎮守睢陽。那賊將尹子奇。史思明。領着兵馬前來攻打。已到半個月了。只因葛明霞等三人。鞋弓襪小。又且不識路徑。故此到得遲這裡賊



科 2017-3



兵與官軍已經交戰數次。當不過南雷二將軍。驍勇絕倫。尹史二賊將不敢近城。在百里外安營。城內張許二公。因糧草不敷。一日遣南霽雲往鄰邦借糧。一面遣雷萬春當住要路。這嘯虎道。乃是睢陽門戶。因此雷將軍將兵馬屯扎此處。晝夜撥遊騎四處巡哨。探聽軍機。搜拿奸細。是日遊騎見明霞等三人。伏在州中。便喝問道。你那三個婦人。是從那裡來的。衛姬慌了。忙答應道。可憐我們是范陽來的。逃難人。那遊騎道。范陽來的是反賊那邊的人。了。俺爺正要拿哩。便跳下馬來。將一條索子。把三人一串兒縛了。且不止馬。牽着索兒就走。嚇得明霞碧秋。號淘大哭。衛姬也驚得呆了。只得由他牽着。到一個營門首。只見二四個軍士。挈着柳鈴。在營門止見遊騎牽着三個婦人來。便道。你這人。想是活得不耐煩了麼。老爺將令

淫人婦女者斬。擄人婦女者剥皮。你如何牽着三個來。你身上的皮。還想要留麼。遊騎道。哥們不曉得。那三個是奸細。故此帶來見爺。煩哥通報軍士道。既是奸細。待我與你通報說罷。走到轅門邊。稟了把轅門守備。守備道。分付小心帶着。待我報入軍中去。說着進內去了。衛姬偷眼看那營寨十分齊整。四面布满鹿角。鐵簇。裏邊帳房。密。戈戟。叢。旌旗不亂。人馬無聲。遙望中軍一面大黃旗。隨風飄颭。上繡着保民討賊四個大金字。轅門上肅靜威嚴。凜然可畏。不多時。只聽得裡邊嗚。的吹起一聲海螺。四下裡齊声吶喊。放起三個轟天大砲。鼓角齊鳴。轅門大開。雷萬春陞帳。傳出令來。分付哨官出去。將遊騎所拿奸細。查點明白。綁解帳前。發落哨官領命。到轅門上問道。遊騎拿的奸細。在那裡。遊騎稟道。就是這三個

婦人哨官道你在何處拿的。遊騎道他假伏在路傍草叢中。被小的看見擒獲的。哨官道原獲止有這三名。不曾放走別人麼。遊騎道只這三個並無別人。哨官道既如此。快些綁了。隨我解進去。軍士合應一聲向前動手。哨官又喝道將軍向來有令。婦女不須洗剝。就是和衣綁縛了罷。軍士遵令把明霞等三個一齊綁了。推進轅門。只見兩邊通是馬軍銅盔鉄甲。弯弓搭箭。一字兒排開。第二層通是團牌校刀手。第三層通是狼筈長鎗手。第四層通是烏銃銅人手。人々勇猛。個個威風。直至第五層方是中軍帳前。傍邊立着數十對紅衣雉尾的刀斧手。又有許多穿勇字背心的軍卒。盡執着標鎗。画戟。號帶牙旗。帳下齊々整整的。旗牌巡綽將佐。分班伺候。遊騎帶三人跪下。哨官上前稟道。遊騎掣的奸細到了。萬春見是三個女

人。並無男子。便喚遊騎問道。這一行通是婦女。你如何知道他是奸細。遊騎道。據他說是范陽來的。故此小的拿住。萬春道。與我喚上來問他。哨官將三人推上前跪下。萬春問道。你這三個婦女。既是范陽人。到此作何勾當。衛嫗道。小婦人是個寡婦。夫家姓衛。因此人都喚做衛嫗。這一個是我女兒。名喚碧秋。那一個叫做葛明霞。因安祿山反叛。逃難到此。望將軍起。豁萬春聽見葛明霞三字。心裡想道。葛明霞名字好生熟的。在這裡聞的。怎麼一時想不起。又思想了一會。忽然想着。暗道是了。只不知可是他。便問明霞道。你是何等人家。為何身子同他母子逃難。明霞兩淚交流說道。念葛明霞。非是下賤之人。我乃長安人氏。父親諱太古。原任御史大夫。因觸忤權臣。謫貶范陽。僉判。近遭安祿山之亂。罵賊不屈。被賊監禁。奴家又

被安慶猪凌逼。几欲自盡。多蒙衛姬母子。挈出同處。不想又遭擒擄。說罷大哭。萬春大驚道。原來正是葛小姐。我且問你。尊夫可是狀元鍾景期麼。葛明霞聽見。却又呆了。便問道。將軍如何曉得。萬春道。我與鍾郎。忝在親未。以此知道。明霞道。奴家與鍾郎。雖有婚姻之約。尚未成禮。這句話一發。合式了。萬春慌忙起身出位。喝叫解去。紉繩。連衛姬碧秋也放了。俱請他三人起來。萬春向明霞施禮道。不知是鍾狀元的大夫人。小將多。得罪了。明霞回了一福。又問道。不知將軍與鍾郎。是何親誼。萬春道。小將雷萬春。前年因鍾狀元。謫官赴蜀。偶宿永定寺。僧謀害狀元。狀元知覺。暮夜從菜園。逃走。至劍峰山。遇着猛虎。幾乎喪命。彼時小將。偶至此山。看見猛虎。將猛虎打死。救了狀元。留至家中。小將見他慷慨英奇。要將舍姪女。

配他為妻。他因不肯背小姐之盟。再三推却。小將只得將舍姪女與他。暫抱衾裯。留着中間。以待小姐。不期今日在此相遇。不知小姐如今將欲何往。明霞道。各處城池。俱已附賊。聞得睢陽尚奉正朔。故特來投托。萬春道。小姐來遲了。五日前。城中尚容人出入。如今主帥有令。一應男婦。不許入城。出城違者。立時梟首。軍令森嚴。何人敢犯。明霞道。如此怎生是好。萬春道。小姐休慌。好歹待小將與你計較便了。請小姐與衛姬母子。在旁帳。少坐。有一杯水酒。與小姐壓驚。只是軍中草草。又乏人相陪。休嫌怠慢。就分付隨身童子。領着明霞三人。到旁帳去了。又叫安排酒飯。務要小心看待。左右應着。自去打點。萬春獨坐帳中。想道。明霞小姐三人。到此睢陽城。又進不得。又不便留在軍中。想明霞乃是長安人氏。不如教他竟回長安去。

罷只是路上難走。須給他一張路引。又想這路引。要寫得週到。不用識字。辨。叫左右取筆硯紙張過來。自己寫出來道。

協守睢陽右營驍騎將軍雷。為公務事。照得范陽會判葛太古不從叛寇。被禁賊巢。所有嫡女明霞。潛身避難。經過本營。已經白杏。係西京人氏。聽其自歸原籍。誠恐沿途阻隔。合給路引。護照為。此給引。本氏前去。凡遇關津隘口。一應軍兵盤詰。驗引即便放行。不得留難阻滯。倘有賊兵竊發處。所該營汛官。立撥健卒四名。護送出界。毋致疎虞。如遇

節鎮。刺史駐劄地方。即將路引。呈驗掛號。俱毋違錯。須至路引者。

計開

女子一名葛明霞

係會判葛太古女狀元鍾景斯原聘室

全行女伴二名衛姬 衛碧秋

右路引給葛明霞等准此

天寶十四年九月

日給

睢陽右營 押

雷萬春寫完了。將硃筆來簽了。又開出印來用了。將一張油紙。包攬停當。自己取出白銀三十兩封好。不多時。明霞等三人用完酒飯。到帳中稱謝。萬春道。小姐令尊既陷賊度。萬無再往范陽之理。鍾郎又遠謫巴蜀。一時未能相見。我想小姐原籍長安。故園想必無恙。為今之計。不如竟回長安。

去罷。明霞道路上難行。如何是好。萬春道：「不妨。我有路引一張在此。若遇軍兵攔阻，將來與他驗看，可保無虞。又有白金三十兩，送與小姐為途中般費。本該留住幾日，怎奈軍中不便，恐慢之罪。望小姐容恕。」說罷，將路引銀子交與衛姬收好。明霞道：「感將軍仗義週全，恩同覆載，待奴家拜謝。」說完拜將下去。萬春忙跪下回拜了。衛姬碧秋也來拜謝。萬春欠身回揖道：「你母子出萬死一生之計，脫寫小姐虎口，難得難得。自今一路去，還仗小心照顧。明霞等三人千恩萬謝，作別而行。萬春又撥軍四名護送出界。軍士領命，將三人送至睢陽界口，指引了路徑。明霞等竟望西而去。軍士回營。方纔纒令，却見外面轅門上守備進營稟道：「有雍邱守將令狐潮來拜。將軍已到轅門了。」萬春道：「也乃隣封守將，此來必有緣故。快請相見。」守

備答應出去。萬春立在帳前等候。只見令狐潮步行入營。萬春欠身相迎，入帳施禮坐定。令狐潮道：「將軍保障江淮，英名如雷灌耳。向恨無御李之緣，今始遂識荆之願。有言相告，望祈鑒納。萬春道：「某以護線短才，當此南北要衝，賊勢猖獗，不知將軍有何良策。令狐潮道：「以將軍之才，建功立名，易如反掌。只是如今朝廷溺于衽席之私，惑于奸諛之口，荒淫失道，殘戮彰聞。我和你衝鋒冒矢，血汗淋漓，空與朝廷出力。天子那裡知道，況此睢陽四面受敵，毫無險阻，倘被重圍，那時外無援兵，內無糧草，如何是好。萬春道：「如此說，終不然束手待斃不成。令狐潮說：「豈有束手之理。我想雖然智慧不如乘勢，方今大燕皇帝雄才大度，足與有為。萬春勃然變色道：「住了。那個大燕皇帝，令狐潮道：「就是安郡王新上的尊號。萬春大怒道：「就是

那安祿山這賊麼。我知道你的來意了。你總是要用三寸不爛之舌來說我麼。我雷萬春一點赤心。天日可表。隨你陸賈重生。張儀再世也難說得。鐵石人心轉。不必多言。令狐潮道。我此來是好意。我在唐朝。不過是個雍州守將。自棄暗投明之後。即蒙大德。加為折衝大元帥。領兵協助尹子奇。史思明合攻睢陽。我因與將軍向有鄰封之誼。因此不便加兵。特來好言勸諭。倘將軍迷而不悟。只恐玉石俱焚。那時悔之晚矣。萬春大喝道。令狐潮。你既降賊。便為敵人。誰與你稱賓道主。我眼睛便認得令狐潮。腰間寶劍却不認得。本待就擒你這反賊。斬首示衆。只是襲人未備。不是大丈夫所為。你快回去。准備廝戰。若再曉曉。決難容恕了。這一箇話說得。那令狐潮滿面修慚。唯唯而退出營。上馬回至賊營。賊將尹子奇。史思明接着。

問道。雷萬春光景如何。令狐潮就把那雷萬春的話從頭至尾。一一說了。尹子奇道。若如此。須是整兵決戰了。史思明道。那雷萬春驍勇異常。難以力敵。明日交戰。須要如此如此。這般這般。方得萬全。尹子奇令狐潮道。好計好計。三人商量定了。打下戰書。到雷萬春營裡來。萬春批下來日決戰。也在軍中打點迎敵。次日官軍與賊兵齊出。兩陣對圍。門旗影裡。雷萬春出馬。頭戴三叉鳳翅盔。身掛連環鎖子甲。腰繫獅蛮宝帶。脚穿鷹嘴戰靴。坐下追風駿馬。手提丈八蛇矛。厲声大叫道。反賊快來交戰。那賊陣上。令狐潮出馬。頭裝絳紅巾。身披黑鉄甲。手執長鎗。腰懸利劍。睜圓怪眼。大叫道。雷萬春不聽好人說話。今日與你決個雌雄。雷萬春大怒。更不打話。挺矛直取令狐潮。令狐潮也舉鎗來迎。兩般兵器盤旋。八隻馬蹄來往。好一

金瓶梅
卷三
第十回
場廝殺。但見

塵捲沙飛。雲低天慘。一個是全忠効勇的唐室勳臣。一個是附勢趨
炎。的賊營降將。一個點鋼矛。無些破綻。一個梨花鎗。沒處遮攔。鳴金
擂鼓。數號砲震天。關吶喊。搖旗半指。金戈留日影。勝負分時。轉眼見
血流滿地。死生決處。回頭望屍積如山。

二人戰有三十餘合。令狐潮敵不過雷萬春。撥馬敗回本陣。萬春將鞭稍
一指。官軍奮勇殺來。賊兵大敗而走。萬春緊了追趕。約有數里。只見兩傍
盡是大林。陰翳深密。萬春勒住馬道。且休追趕。此處恐有伏兵。話說未了。
早聽見連珠砲响。四下裡喊聲大震。伏兵盡起。當先一騎馬殺出。叫道雷
萬春快下馬就縛我。尹子奇等候多時了。萬春大怒道。你們這些反賊。

將詭計來賺我麼。縱馬來取尹子奇。子奇舞刀接戰。不上二十餘合。令狐
潮又回轉兵來助戰。萬春力敵二將。全無惧色。爭奈寡不勝眾。賊兵不知
有多少。重重圍住。萬春正在危急。只見外面一枝軍馬殺來。當頭一將勇
猛如虎。手提宣花斧。東衝西撞。如刮瓜切菜一般。砍得那些賊兵七零八
落。尹子奇令狐潮大驚。不知那位將軍是誰。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十回

睢陽城烹僮殺妾

詩曰殺氣橫空萬馬來。

悲風起處角聲哀。

年來戰血山花染。

冷落銅駝沒草萊。

話說雷萬春被賊兵圍住。正在危急之際。忽有一枝兵馬殺來救援。萬春

就乘勢潰圍而出。尹子奇令狐潮見來將勇猛，不敢追襲。收兵自回。萬春馬上定睛一看，原來救他是南霽雲。二人合兵一處。萬春問道：南兄往臨淮借軍糧如何？却來此處救小弟？霽雲道：不要說起。小弟到臨淮，賀蘭進明處告借兵糧，誰想那厮一名兵也不與，一石糧也不借，倒排起宴來，叫一班歌兒舞女留戀小弟，要留我在彼，一同應賊。我因此大怒，就席間拔劍斬下一指，立了誓言道：斬了安祿山，必斬賀蘭進明。那賊見我憤怒，不敢加害，我便領着本部兵馬回來。方纔到嘯虎道上，却見賊將史思明已踞了道口，我正要與他廝殺，又有軍人來報，說兄長被困於此。因此特來接應。萬春大驚道：不想嘯虎道已被史思明襲了，這便如何？是好霽雲道：我和你再去奪轉來便了。二人一頭說，一頭驅兵前進。遠望見嘯虎道

上火起，二人慌忙領兵殺到。早有史思明向前攔路。南雷二將更不打話，竟衝殺過來。史思明如何抵當得住？正待敗將下去，那尹子奇令狐潮又引兵殺來，兩邊混殺一場。南雷二將衝過嘯虎道，只是營寨已被賊人燒了。只得暫回城中來見了張許二公，備述上項事情。正說話間，有人來報道：賊兵把城池圍住，圍住了。忽有一人在許遠身邊轉出來，說道：既是賊兵圍城，可大家出去決一死戰。張巡唱道：軍机重務，汝何人輒敢亂言？許遠道：此是小僕，各喚義僮，雖是賊獲之徒，亦頗有忠烈之氣。張巡道：原來是感介，我有一事用着他。許遠道：張大人有何事用他？張巡道：南雷二將軍只許應敵，城中倉廩無人看管，可撥兵一百隨他，叫他點視糧艸。義僮叩頭領命去了。不多時，又有報來道：城外賊兵攻打甚急。張巡便分付南

雷二將去各門巡視。教將擗木砲石之類滾打下去。箭弩刀鎗灰瓶。在城上防守。南雷二將依令在城嚴守。賊兵不能向前。隔了月餘。各門將佐都到張許二公處。報稱缺前。許公大驚。張公笑道。不妨。去傳南雷二將來。附耳低言如此如此。二將領計而去。密令軍士每人各束草人一個。頭戴毡笠。身披黑衣。每一個用長繩一條。聲着。至二更時分。都將草人掛下城去。城頭上吶喊起來。金鼓齊鳴。是夜月色朦朧。賊營中方始睡下。忽所見喊聲震天。不知那裡兵馬到來。人不及甲。馬不及鞍。紛紛亂竄。尹子奇起來。站在營門首探望。見史思明飛也似跑來說道。我只道何處殺來。原來是城中許多兵從城上爬下來。想必要來劫營了。令狐潮穿着一隻靴也奔來。道城上許多兵下來了。快去迎敵。尹子奇道。他們既在城上下來。我們

不要慌。快着軍士盡持弓弩亂箭射去。不容他下城便了。三個賊將一齊來到營門首。催督軍士射箭。真個万弩齊發。望着草人射去。那睢陽軍看見他們中計。吶喊一發。响。又將草人兒好似提偶戲的一般。一來一往。一上一下。賊人望見箭兒越射得緊了。自二鼓起。至四鼓。忽然天上雲收。霧散。推出一輪明月。有眼快的早已看見是草人了。南雷二將便教各軍收起草人。高声道。多謝送箭。那三個賊將氣得死去活來。睢陽城中各軍在草人身上。扳下箭來。齊送至張許二公處。計點共得箭五十六万二千有餘。張許二公就教南雷二將分派各軍去了。又隔了數日。探子來報道。新店地方有賊軍搬運糧車。几十輛來了。適值義僮在旁聽見。便道。倉裡糧少。何不去搶來。倒勾幾個月的吃哩。張公道。此言甚合我意。便撥雷萬

春領兵前去。義僮隨去搬糧。南霽雲在後接應。竟奔新店地方。果見一隊兵馬。押着許多車輛。車上盡插黃旗。上寫軍糧兩字。雷萬春揮兵一掩。那押糧兵馬盡棄糧車而去。義僮領軍士向前。把糧車推了先行。回到城下。早有史思明聞報。領兵來救。却被南霽雲一枝軍衝出。把史思明的兵截為兩段。義僮先將糧車推入城中去了。外邊南霽雲二將。把賊兵殺得抱頭鼠竄。史思明大敗而去。南霽雲與雷萬春收兵入城。把糧米盡入倉廩。共得米五千四百餘石。料豆二千五百石。小米三千石。合城軍兵大喜。次日張許二公親自上城巡視。只見史思明在城下教賊兵大罵。義僮大怒道。這賊如此辱罵二位老翁。怎麼不發兵去殺他。許公道。由他自罵。誰要他官。義僮道。我們小人也耐不得這等氣。你們做官的。生得好一雙頑皮。

耳朶張公。巡至東門南雷二將來。接着南霽雲道。尹子奇令狐潮在此窺伺。似有攻城之狀。張公道。南將軍可領兵在城門首。只斫敵樓砲响。開門殺出。南霽雲領命而去。張公又分付萬春道。雷將軍可率兵在城上手執旌旗。一齊站着。不許擅動。不許交頭接耳。出言吐氣。我自敵樓中。若見賊兵移動。便放砲為號。萬春也領命了。城外尹子奇令狐潮正在觀望。那邊史思明也來了。大叫軍士辱罵。只見城上的兵。都象木偶人一般站着。尹子奇道。却怎生這般光景。令狐潮指着道。你看那女牆。這站的是雷萬春。待我放枝冷箭去。塔着箭拽着弓。颯的一聲射去。正中萬春左面頰上。賊軍齊聲喝采。那雷萬春却動也不動。史思明道。怎麼射他不動。待我也來射。說罷也射一箭。正中萬春右面頰上。萬春只是不動。尹子奇道。那人

真是老面皮。待我也射他一箭。取箭過來。望着萬春一箭。却中萬春額上。也只是不動。令狐潮道。不信有這等事。軍士與我一齊放箭。賊軍應声亂射上去。也有射不到的。也有射着城垛的。也有射中別個軍士的。那雷萬春面上。射了又中三枝。連前面上中的共有六矢。究竟端然不動。眾軍大驚。尹子奇道。莫非又是草人麼。待我近前一看。遂縱馬來至城下。萬春見子奇來得近了。便向腰間取過雕弓。就自己面上拔下一枝箭來。向尹子奇射去。道声看箭射的。尹子奇應弦落馬。張公在敵樓上看見。便將號炮放起。南霽雲開門驅兵殺出。史思明忙救尹子奇回營。令狐潮向前接戰。不上數合。那些軍士見睚陽將士這等驍勇。如何不怕。便不戰而退。自相踐踏死者不計其數。令狐潮大敗而回。南霽雲乘勢追趕。便要擒入。

賊營中的箭。如雨點一般射來。南霽雲不能進去。收兵奏凱回城。張許二公接着同去看雷萬春。見他已拔下面上的箭了。張許二公親自替他敷藥。義僮道。雷將軍真是鉄面。那尹賊的面孔。想是紙糊的一箭就射穿了。眾軍都咲。南霽雲道。今日之戰。賊人心胆俱破。但得外面援兵一至。便可解圍了。許公道。堅守待救。必須糧足。不知倉裡的糧。還勾幾時用度。義僮道。小的看來也不多了。明日老爺親下倉來盤點一番。便知多寡。許公道。正是一面分付撥醫生調治。雷將軍箭瘡。張公自與南霽雲在城巡視。次日許公來到倉裡。義僮接着。將廩裡的米。逐一盤斛。刮上止勾半個月的糧。許公大驚道。若半月之後。救兵不到。如何是好。義僮道。照一日這般殺起來。不勾七八日。都把那些賊殺盡了。那消半月。若是糧少。等賊兵運糧。

來時也。像前日一般。再去搶他的便了。許公道。此乃陰計。只可一不可二。我如今想起來。城中紳衿富戶人家。必有積儲。明日我發帖與你去各家。告借些來用。義僮道。那些鄉紳舉監。只曉得說人情。買田宅。那個是忠君愛國的富戶人家。生巴上的六斗當五斗的斛子。收佃戶的米來。團在家裡。巴不得米價騰貴。好長利息。小的看那等富貴人家。止知齋僧布施。粧佛造相的事。便要沾名市譽。肯做几樁。其他就是一個的派。至親貧窮。出醜。不指望他扶持。還要怕他上門來洩他家的體面。便百般厭惡。痛絕他。小的看起來。真正是襟裾牛馬。銅臭狗夫。老爺若要與他們借糧。只怕這熱氣呵在壁上。到底不中用的。許公道。十室之邑。必有忠信。偌大睢陽。豈無義士。待我親去勸諭他們。自然有几家輸助。義僮道。那些人再不吃好

草的。不如待小的去。到幾家巨富人家。只說要死在他家裡。那些人或者怕為人命。肯拿些出來。許公道。胡說。這是潑皮圖賴人的勾當。做出來可。不被人哄話。說罷。上馬來到各鄉紳舉監及富戶人家門首。說郡守親來借糧保城。這些人家果然也有回不在家裡的。也有托病不出來相見的。不多几家。助了此米。一共止得三百餘石。張許二公大憂。那賊營中尹子奇。箭瘡雖好。却正射瞎了一隻左眼。切齒大怒。與史思明令狐潮晝夜攻打。幸喜雷萬春面上的瘡也好了。與南霽雲在城百般守護。賊兵架起雲梯。南雷二將。就將火砲打去。雲梯上的軍士都被燒死。賊兵夜裡來爬城。南雷二將。教將草把灌入脂油。點着火。投將下去。軍兵不敢上城。賊兵掘地道進來。南雷二將。分付沿城都開深塹。水擁入地道去。賊都淪死在內。

尹子奇等無計可施。只是緊圍着城中爭奈糧草已盡了。張許二公只得教軍士殺牛馬來吃。牛馬殺盡了。又教取紙頭樹皮來吃。紙頭樹皮又吃盡了。只得教軍士羅雀掘鼠來吃。可憐一個軍每日只羅得三五隻雀。握得六七個鼠。還有羅不着掘不着的。如何濟得事。那些小戶百姓人家也都絕了糧。有等游手好閑的人。糾集了飢民往大戶人家去搶米來吃。也有假公濟私的。倒篋食壺漿送到城上來。與軍士們充飢。不多几日。連大戶人家的米也搶盡了。城中老弱餓死的填溝積壑。軍士們就折空房子做了柴。割死人肉去煮來救飢。張許二公無計可生。一心只望救兵來援。耐賊兵攻打愈急。軍中食尺頗有怨言。紛之都要棄城逃竄。是日張巡見了這光景。退入私衙。獨自坐下。左思右想。沒做理會處。却好屏後轉

出一個婦人來。道老爺外逐事體如何。張公抬頭一看。原來是他愛妾吳氏。心中便暗自猛省道。我衙內並無別件。可與軍士吃得。只有這個愛妾。莫若殺來與軍士充飢。還可激起他們的忠義。只是這句話教我怎生啟齒。吳夫人見張公攢眉長嘆。沉吟不語。便道。看老爺這般光景。外面大勢想必不濟了。有話可說與妾身知道。張公道。話是有一句。只是不好說得。吳夫人道。妾身面前有何不可說的話。張公道。只因城中食盡。我恐軍心有變。欲將你張公說到此處。又住口不言。吳夫人道。老爺為何欲言又止。張公嘆道。教我如何說得出這話來。吳夫人想了一回。便眼淚交流道。老爺不必明言。妾身已猜着了。張公道。你猜着為甚麼來。吳夫人道。軍士無糧。可是要將妾身殺來餉士麼。張公大叫道。好呀。你怎生就猜着了。只是

我雖有此心。其實不忍啓齒。吳夫人道。妾身受制于夫。老爺既有此心。敢不順從。況且孤城危急。倘然城陷。少不得是個死。何如今日從容就義的好。老爺快請下手。張公大哭道。我那娘子。念我為國家大事。你死在九泉之下。不要怨下官寡情。說罷。拔出劍來。方舉手欲砍。又縮住手。哭道。我那娘子。教我就是鉄石心腸也。難動手。吳夫人哭道。老爺既是不忍。可將三尺青鋒。付與奴家。待奴自盡。張公大叫道。罷事已至此。顧不得恩情了。擲劍在地。望外而走。吳夫人拾起劍來。順手兒一勒。刎死在地。張公聽見一聲响。噫回身看時。見吳夫人已是血流滿地。死在堂中。張公大慟。向着死屍拜了几拜。近前脫下他衣服。親手用劍剝開。分付火者取去煮熟了。盛在盤中。叫軍士捧了。自己上馬。親送至城上來。早有人曉得了。報與眾軍

知道。眾軍還不信。只見張公騎馬而來。眼兒哭得紅腫。前面捧着熱騰騰的肉兒。方信傳言張公殺妾是真的。便齊聲哭道。老爺如此忠心。小人們情愿死守。決無二心。這夫人的肉體小的們斷然吃不下的。張公道。我二夫人也因餓了几日。肉兒甚瘦。你們畧啖几塊。少充飢腹。南雷二將道。眾軍就是要吃。主帥在此。決難下咽。主帥請回府罷。張公會淚自回去了。眾軍道。我們情愿餓死。決不忍吃他的。南雷二將道。既是眾軍不忍食。可將吳夫人骨肉埋在城上。便了眾軍。都道有理。便掘開土來。將煮熟的骨肉掩埋好了。南雷二將率眾軍向塚拜哭。哀聲動地。早有許義僮在城上來。曉得了此事。看諸軍鵠面鳩形。有言無氣。就奔回府中。說與許遠聽。許遠道。有這等的事。難得難得。義僮道。忠義之事。人人做得。如何只讓別人。我

想吳夫人是個女子。尚肯做出這等事來。小的雖是下賤之人。也是個男子。漢。難道到不如他。况老爺與張老爺事同一體。他既殺妾。老爺何不烹儻。許公道。我心中雖有此念。只是捨你不得。義儻道。老爺說那裡話。他的愛多。乃是同衾共枕的人。尚然捨得。何況小的是個執鞭墜鏡的奴僕。老爺不必疑惑。快將小的烹與軍士們吃。說罷。拔劍自刎在地。許公大哭。忙叫人將義儻烹熟了。自己親送上城來道。諸軍枵腹。我有兩盤肉在此。可大家吃些。衆軍此時還不曉得烹的是義儻。便向前一闕兒。都搶來吃完了。許公包着兩眼的淚。回府而去。內中有乖覺軍士。見許公光景。心中有些疑惑。便悄悄地跟到府前打聽。只聽得人沸沸洋洋的道。張許二老爺真是難得。一個殺了愛妾。一個烹了義儻。那軍士所得。奔至城上說了。衆軍

大驚大哭。吐嘔不已。賊兵知了城中消息。便晝夜攻打。南雷二將。百計準備。又隔了十數日。軍士盡皆餓死。剩得几十个兵。又是餓壞的了。賊將尹子奇。史思明。明令狐潮。就驅兵鼓噪上城。雷萬春在東門城上。見有賊兵上來。便手執長矛。連戳死十數賊。回頭望見北門西門火起。有軍士來報道。北門上南霽雲撞下城頭。跌死了。西門已被賊兵攻破。張許二老爺都被擒住了。萬春聽得大叫一声。自刎而死。那尹子奇等進城。教軍兵把城中餓下死的居民。盡皆屠戮。衙署倉庫民房。盡行放火燒燬。移營城下。置酒稱賀。尹子奇令狐潮史思明三人。在帳中酣飲。分付手下將張巡許遠併擒獲的軍士。推至帳前。張公厲声道。逆賊為何不殺我。尹子奇道。你到了此際。還要罵我們麼。張公道。我志吞反賊。恨力不能耳。許公道。張兄不要

與逆奴聞口。我和你遙拜了聖上。方好就死。張公道。兄言有理。二公望西拜道。臣力竭矣。生不能報陛下。死當為厲鬼以殺賊。尹子奇笑道。活跳的人。奈何我不得。不要說死鬼。張公道。你這狗奴。不要誇口。少不得碎屍萬段。只爭來早與來遲耳。尹子奇大怒。喝叫左右打落他牙齒。左右向前將張公牙齒盡行打落。張公滿口鮮血。尚含糊罵賊。許公也大罵。尹子奇喝叫推出斬首。張許二公神色不變。罵不絕口。引頸就刃而死。同被擒軍士三十二名。一齊遇害。連前南雷二將軍。共有三十六人死難。所以史官在綱目上大書一行道。

尹子奇等陷睢陽。張巡許遠等死之。又有長歌一首。贊嘆張許南雷的忠義。

睢陽城中盡忠烈。凜凜朔風飄戰血。保障江淮半壁天。一心欲補金甌缺。數聲鼓角動漁陽。賊騎紛紛犯北關。二十四城俱已陷。天生張許人中傑。南雷英勇稱絕倫。協守孤城靖臣節。耀功當風鬚欲豎。挽戈卧霜唇亦裂。面留六矢尚能言。斬指乞兵不少怯。援不來兮糧又竭。一烹愛僮一殺妾。欲全忠義割恩情。寶劍鋒芒凜霜雪。君不見五色芳魂化形雲。一片真心者明月。破城被執賊營中。大罵猶然莫能屈。又不見連城壁兮俱焚滅。擎天柱兮雙摧折。亘古流芳千萬年。忠名留與人傳說。

賊將斬了張許二公等。開懷暢飲。一連在營中吃了三日酒。忽有報來說。朔方節度使郭子儀大尉李光弼領兵殺來。在五十里外安營了。尹子奇

等聞報。慌忙預備迎敵。史思明道。彼兵遠來。必然疲困。我們就今夜前去劫寨。必獲大勝。令狐潮道。好計好計。便分付諸軍。各自打點。不是却說郭子儀鎮守朔方。聞范陽安祿山之變。即興師勤王。恰遇大尉李光弼也。統兵前來。二人合兵而行。到了中途。聽得說尹子奇等圍困睢陽。甚是危急。郭子儀就與李光弼商議道。睢陽張巡許遠二人死守孤城。我和你必須先解此圍。然後西行。李光弼道。所言有理。二人遂驅兵望南而行。來到睢陽。早有報人報稱。三日前城已破了。張許南雷俱已受害。子儀光弼大驚。便教將兵馬劄住安營已畢。帳前忽起一陣旋風。將一面牙旗吹折。李光弼道。此主何兆。郭子儀道。今晚賊人必來劫寨。李光弼道。如此快作準備。子儀笑道。我欲將計就計。如此如此而行。何如。光弼大喜。便分付諸將分

頭去料理。那邊尹子奇史思明令狐潮領着兵馬。人啣枚。馬摘鈴。一直殺至官軍營中。三個賊將當先殺入。只見營中並無一人。止縛幾隻羊。在那裡打更鼓。尹子奇知是中計。大驚失色。慌忙回馬退出。只聽得一聲砲响。火光冲天。喊聲動地。外面不知有多少兵馬殺來。當頭是大唐先鋒僕固懷恩殺到。令狐潮接着廝殺。左邊有郭子儀沖來。尹子奇抵住廝殺。右邊有李光弼沖來。史思明抵住廝殺。六騎馬分做三對兒交戰。殺不上二十餘合。僕固懷恩大吼一聲。將令狐潮一刀分為兩段。尹子奇史思明慌了。撥馬落荒而走。唐兵乘勢沖殺前來。賊兵大敗。奔至營門。早見門旗形裡一個年少將軍。在火光之下橫鎗立馬高叫道。我乃郭節度長子郭晞是也。你那反賊的營寨已被我奪下多時了。尹史二人忙領兵轉來。要進睢

陽城中暫歇。來到城下。望見城頭上。盡是大唐旗號。又有一個年少將軍。站在城頭高叫道。我乃郭節度次子郭暖是也。睢陽已被我取了。尹史二人手脚無措。只得望西而走。後面郭子儀李光弼僕固懷恩。又領兵追到。賊人正待奔走。忽然一陣狂風。黑雲密布。慘霧迷天。半空中隱見張許二人。南雷二將。領着許多陰兵。打着睢陽旗號。飛砂走石。殺將過來。尹史二人併賊兵一個。頭眩眼花。手麻脚軟。郭李二公驅兵追趕前來。殺得屍橫遍野。血流成河。尹史一人抱頭鼠竄而去。僕固懷恩大散高叫道。此際不擒反賊。更待何時。咬牙切齒。縱馬向前。不知在何處捉獲尹史二賊。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十一回

雷海清擲筆罵賊

詩曰。揭天鼙鼓動。悔賜洗兒錢。九廟成灰燼。千家絕火煙。

霓裳初罷舞。玉瑟尚留絃。興廢宮前樹。淒涼泣杜鵑。

話說郭子儀李光弼將尹子奇史思明殺敗。先鋒僕固懷恩奮勇爭先。追殺上去。子儀教鳴金收軍。僕固懷恩來見子儀道。小將正待追擒那厮。主帥如何收軍。子儀道。兵法有云。窮寇莫追。汝不可乘勝輕敵。懷恩道。主帥所見極是。遂安營。一面犒軍。一面着人尋取張許二公。併南雷二將的屍首。軍士領命去尋了一日。領一個幅巾。筇杖的老叟進營來。那老叟昂然上帳。向着郭子儀李光弼。長揖不拜。郭子儀見他氣宇不凡。遂命坐了問道。老叟何人。何以到此。老叟道。我姓李名翰。隱居山野。因張許二公。南雷

二將盡忠而死。屍骸暴露城下。老來特脩四口棺木前來。已將四位忠臣盛殮了。適見麾下健兒。各處查覓他屍首。故此老夫特地前來。望二位明公。速為擇地安葬。以慰忠魂。子儀光弼大喜。留李翰在營中暫歇。便往城南擇了一塊地。將張許二公南雷二將埋葬好了。立了墓碑。子儀光弼與李翰率領諸將祭奠。哭泣甚哀。禮畢回營。李翰即來告辭。李光弼道。我等欲屈先生在營。籌畫軍務。望先生休棄。李翰道。老夫性耽隱癖。久已忘情人世。不敢從命。郭子儀道。先生既愛煙霞桂趣。我等亦不敢相強。只是既來一番。必祈指示一二。方不虛此良晤。李翰道。二公詢問芻蕘。老夫敢陳一計。子儀光弼道。願聞大教。李翰道。目今安祿山統兵入犯。二公可分兵二枝。郭公領一枝軍入援二京。李公領一枝軍直搗范陽。范陽乃賊人巢

穴。若知有兵攻擊。必思回救。令此賊首尾不能相顧。我事濟矣。子儀光弼大加嘆服。分付治酒送別。取出黃金三十兩。白金一百兩。送與李翰。他一毫不受。向上長揖飄然而去。子儀光弼就依他言語。分兵進發。李光弼自去征范陽。郭子儀來救。而京不題。却說尹子奇。史思明。被唐兵殺得大敗。遂領着殘兵疲將。忙心如喪家之狗。急如漏網之魚。望西奔走。走了一日。一夜軍馬飢乏。只得在路旁樹下。造飯而食。將士方纔少息。只見前面一彪軍馬衝來。尹史二人大驚。忙取兵器在手。立馬以待。只見當頭一將大叫道。二位將軍受苦了。我特來接應你們。看時却是楊朝宗。二人大喜。下馬施禮。就石上坐定。楊朝宗道。蒙主上教我做個先鋒。托賴福庇。自起兵以來。大獲吉利。直抵武牢關。那守關將封常清。被我們殺敗。乘勢奪了關

口。一路城也。望風投順。到了東京洛陽地方。被俺們擒了守將奇舒翰。那厮怕死。就獻了東京。主上便教他留守東京。自己長驅大進。迺到西京長安城下。唐朝並無準備。明皇慌了手脚。連夜帶了嬪妃宮監宗室大臣。逃出延秋門。奔往巴蜀去了。主上遂破了西京。踞了宮殿。如今現在那邊受用。聞知二位將軍攻打睢陽不下。着我來協攻。誰想昨日有探子來報說。二位將軍敗於郭子儀李光弼之手。因此小將特來接應。尹子奇道。為今之計。將奈何。楊朝宗道。我們如今有生力軍在此。何不再與他決個勝負。尹子奇搖頭道。休說這話。我有十萬雄兵。被他十停去了七八停。如今這幾千軍卒。那裡殺得他過。史思明道。不如往長安去。求主上再添兵馬。方好來與他交戰。尹子奇道。有理。說罷。三人併軍士們。胡亂吃了些飯。一齊

起行。過洛陽。濟汴。津。入潼關。渡渭水。不則一日。來到長安。三人進去朝見安祿山。脩述睢陽前後之事。安祿山道。你二人勞苦倍常。功多過少。只是折了個小狐潮。也不足為慮。正說話間。忽報太子安慶緒到。安祿山即令進來。安慶緒拜見了祿山。祿山就問道。我着你鎮守范陽根本之地。你如何來此。安慶緒道。孩兒在范陽鎮守。叵耐有太尉李光弼前來攻打。孩兒同史朝宗與他交戰不勝。聞得父王在此。甚是作樂。孩兒也想要快活。几日。故此留史朝宗義鎮守城池。孩兒自領兵來此。一來避敵。二來省親。三來父王做了皇帝。也帶挈孩兒在宮中享用些安穩富貴。不枉做個太子。安祿山道。你既來了。那些家眷在彼。如何丟得下。安慶緒道。許多家眷。孩兒俱已帶來了。又有犯官葛太古。併家人一十八人。向監在獄。孩兒想那厮

金瓶梅
卷三
是不服俺們的。留在城中。恐有他變。因此將葛太古那老賊與他家人一齊上了囚車。也解在此。安祿山道葛太古解到此間。本該立時梟首。只是孤家想起金馬門之辱。還有個李白漏網。今可仍將葛太古監禁待擒了。李白將他二人。又在金馬門前寸磔。以洩前恨。就分付楊朝宗去查點。葛太古等下監。楊朝宗領旨而去。又分付李猪兒去迎接家眷入宮。李猪兒也領旨去了。安祿山又道。今日父子之臣。歡聚。可排宴宜春院中。凝碧池上。令一班樂官帶領梨園子弟前來侑酒。左右齊聲答應。原來明皇幸蜀時節。因事情急迫。還遺下許多內監宮娥在宮。如今都被安祿山差遣。一時領着旨意。便去安排祿山教安慶緒丑子奇史思明隨着。擺駕到宜春院中。上筵坐定。安慶緒等輪流把盞。早有許多梨園子弟進來。只見第

一隊是樂官李龜年。頭戴天青巾。腰繫碧玉帶。身穿青錦團花袍。後邊一個童子。手執繡龍青幡一首。上用大珠子串成東方角音四個大字。傍邊兩個童子。手執小青幡二首。也各用珠子穿成四字。左邊幡上是陽律太簇。右邊幡上是陰呂夾鐘。幡下有子弟二十人。俱戴金花在頭。穿着青繡織金花彩舞衣。擺列在東邊立定。第二隊是樂官馬仙期。頭戴絳紅巾。腰繫珊瑚帶。身穿紅錦團花袍。後邊一個童子。手執繡龍紅幡一首。用翠羽貼成南方徵音四個大字。旁邊兩個童子。手執小紅幡二首。也各用翠羽貼成四字。左邊幡上是陽律仲呂。右邊幡上是陰呂蕤賓。幡下有子弟二十人。俱戴金花在頭。穿着紅繡織金花彩舞衣。擺列在南邊立定。第三隊是樂官雷海清。頭戴月白巾。腰繫白玉帶。身穿白錦團花袍。後邊一個童

子。手執繡龍白幡一首。上用赤金打成西方商音四個大字。旁邊兩個童子。手執小白幡二首。也各用赤金打成四字。左邊幡上是陽律夷則。右邊幡上是陰呂南呂。幡下有子弟二十人。俱戴金花在頭。穿着白繡織金花彩舞衣。擺列在西邊立定。第四隊是樂官。張野狐頭戴皂紗巾。腰繫墨玉帶。身穿黑錦團花袍。後邊一個童子。手執繡龍皂幡一首。上用銀子打成北方羽音四個大字。旁邊兩個童子。手執小皂幡二首。也各用銀子打成四字。左邊幡上是陽律應鐘。右邊幡上是陰呂黃鐘。幡下有子弟二十人。俱戴金花在頭。穿着黑繡織金花彩舞衣。擺列在北邊立定。第五隊是樂官。賀懷賀頭戴赭黃巾。腰繫蜜蠟帶。身穿黃錦團花袍。後邊一個童子。手執繡龍黃幡一首。上用寶石綴成中央官音四個大字。旁邊四個童子。手

執小黃幡四首。也各用寶石綴成四字。前邊幡上是陽律姑洗。後邊幡上是陰呂林鐘。左邊幡上是陽律無射。右邊幡上是陰呂大呂。幡下有子弟四十人。俱戴金花在頭。穿着黃繡織金花彩舞衣。擺列在中央立定。上按着九宮八卦。中按着四時五行。下按着五音十二律。一共五個樂官。統領子弟共一百二十名。都持着鳳簫鶯笛。象管鸞笙。金鐘玉磬。吹打的吹打。歌舞的歌舞。李龜年羯鼓。賀懷智琵琶。馬仙空篳篥。雷海清秦箏。張野狐手拍。各執一器。通是絕精的妙技。一時彈唱起來。眾子弟相和。唱出一套曲子。

步：嬌

廣寒宮淒涼無人到。玉杵白頻春搗。娑婆樹影高。碧海青天瑞雲籠。

金瓶梅
卷三
罩瓊殿鎖無聊。嫦娥應悔偷靈藥。

醉扶歸

你道素娟。出落偏波俏。誰知冷清。長夜倍蕭騷。杳冥。鶴唳响
中宵。燦英。一派清光照。不知是銀蟾。黥影入池塘。乍驚看。錯認樓

臺倒

皂羅袍

最是添歡添惱。論歌樓舞榭。酒社詩舫。冰輪偏喜助人豪。柳陰花影
鞦韆笑。只有長門冰巷。霜寒漏遙。更有戍樓邊塞。雲低樹高。這此時
景實傷懷抱。

好姐

步塵似姪。靜俏環珮响。霓裳鮮皓。霞冠羽衣。扮的別樣嬌人。間少翠
翹樓帶。真奇妙。掌上輕盈。顫舞腰。

尾声

回頭不見人兒好。止剩得仙音繚繞。惟有寒蟾掛碧霄。

唱完此曲。那五首大旛。十二首小旛。一齊移動。引着衆子弟。往來旋舞。真
是合殿生風。令人眼花撩亂。舞完。又依舊分開立定。再奏細樂。安祿山大
笑道。真好看。真好聽。快活快活。孫家向來雖蓄大志。只因明皇待我甚厚。
所以不忍意欲待他宴駕了。方始舉事。我想楊國忠這厮。屢次發我隱謀。
激我做出這些事來。正所謂富貴逼人。一起兵時。呼吸間。得了二十四郡。
趕得明皇。有家難奔。有國難逃。想他不知費了多少錢糧。用了多少心机。

教成這班梨園子弟。自己不能受用。倒留與我們作樂。豈不是個天數。那安慶緒尹子奇史思明等。一齊出席拜賀安祿山。又掀髯大笑。這些眾樂人聽了祿山這席話。一個個眼淚汪汪。低頭傷感。便覺歌不成。舞不成。態安祿山見了。大怒道。祇家連日在此飲宴。如何縱樂人有悲感之志。尹子奇與我下去查看。但有哭泣者。即時揪出。進前斬首。尹子奇應言。拔劍下階來看。那眾樂人嚇得面色如土。都將衣袖拭乾眼淚。假作歡容。只有雷海清閉着眼睛。淚流滿面。嗚咽的哭個不住。尹子奇指道。你這厮還要哭。不怕砍頭的麼。雷海清大叫一聲。將手中的箏兒擲在地下。哭道。我乃雷海清是也。雖是瞽人。頗知大義。我想食君之祿。不能分君之憂。惟有一死可報君恩。怎肯蒙面喪心。伏侍你這反賊祿山。大怒喝叫。快牽出砍了。尹子奇劈頭揪出。雷海清罵不絕口。尹子奇將他斬在凝碧池上。回身覆背。仍復人席。又飲了一回酒。外面孫孝哲飛奔進來道。臣啓陛下。適纔城外有飛報到來。說郭子儀兵至洛陽。斬了哥舒翰。東京已被他復了。只怕早晚要殺到這裡來。湏是早為淮備。安祿山道。郭子儀那厮如何恁般勇猛。作何良策擒他便好。尹子奇道。臣看此人。难以力敵。若得一個舌辯之士。前去說他得那人來投順。天下不足定矣。安祿山道。卿言固有理。只是沒有這個說客。傍邊轉過李猪兒來。跪下道。奴婢蒙皇爺抬舉。無以為報。今願效大馬之勞。單騎往郭子儀營中走遭。一則說他投順。二則探他虛實。不知皇爺意下如何。安祿山大喜道。你這人倒也去得。明日就起身便了。又分付安慶緒道。潼關一路不可疎虞。你可同楊朝宗帶領一枝

軍馬前去巡視一番。就便打探唐兵消息。安慶緒楊朝宗領旨。次日李猪兒辭了安祿山。匹馬出城。竟投東京一路。裡想道。啖因葛明霞一事。怕安慶緒加害。因此來到長安。誰想那冤家恰又來此。我今討這一差。做個脫身之計。有何不可。又想道。安祿山乃無義之人。我向來勉強伏侍他。甚是不平。今見他父子荒淫暴虐。荼毒生靈。眼見得不成大事。啖不如于中取事。幹下一番功業。也不枉為人在世。心裡想着。行了數日。已到東京洛陽地界。只見郭子儀先鋒僕固懷恩當道。劄個大寨。左邊是郭晞的寨。右邊是郭暖的寨。郭子儀屯在中軍。李猪兒大着胆。直過前營。早有巡兵攔路。李猪兒道。相煩通報。說有個內監李猪兒。有机密事要見節度老翁軍士。報知郭子儀。遂傳令喚人相見。李猪兒入營。來到帳前。拜見了郭子儀。子

儀就問道。你從那裡來。到此何幹。李猪兒道。節度公在上。啖家姓李。名喚猪兒。向蒙聖上賜與安祿山。啖見他恃寵忘恩。以怨報德。心甚憤怒。他因要差人來說節度公。故着啖家到此。啖想節度公忠勇盖世。決難以口舌動搖。啖所以挺身來者。意欲暗約節度公。襲取長安。啖願為內應。郭子儀道。你若果有此念。唐家杜稷有幸矣。李猪兒道。啖若有二心。天誅地滅。郭子儀道。我再不疑人。你不須立誓。本待款留。誠恐漏泄大事。反為不便。你快回去行事。我隨後領只就來。猪兒辭別子儀。出營而去。郭子儀就與二子郭晞郭暖商議。進兵正說話間。營門外傳進蜀中邸報。郭子儀接來看時。見上面報稱。明皇駕至馬嵬。軍士怨望楊國忠。楊貴妃釀成大禍。盡皆憤怒。不肯前行。鼓噪起來。將楊國忠殺了。又逼近御前。必要殺了楊貴妃。

方統肯走。明皇不得已。只得令高力士用白練一幅。將楊貴妃縊死。軍士方始護駕而行。又父老遮留太子。在靈武地方。得李泌為軍師。諸將就奉太子。即了帝位。遙尊明皇為太上皇。改元至德。即令降旨。宣召各路兵馬。會勦安祿山。俱要在潼關取齊。郭子儀看罷。以手加額道。好了好了。權相已誅。新君即位。宗廟蒼生之福也。就分付安排香案。向西朝賀。禮畢起來。只見先鋒僕固懷恩。上帳稟道。外面有三個逃難婦女。在此經過。手執睢陽已故副將雷萬春的路引。稟求掛號。小將不敢擅專。謹將路引呈驗。伏候主將鈞旨。郭子儀接着路引。展開看了。道原來是葛太古的女兒葛明霞。逃難到此。只是這路引。是舊年九月中給的。為何來得這般遲。懷恩道。小將也曾問過。據同行衛姬稟說。因一路賊兵劫掠。不敢行走。在武牢關外賃房。住了四個月。直待主帥收了東京。方統行到此處。郭子儀道。既是盤詰明白。他乃忠臣之女。雷萬春雖死。他的路引。一定不差。可與我掛號放行。只是路引上說聽其自歸長安。即今賊人占踞西京。如何去得。且教他在附近暫住。待復了西京。然後前去。僕固懷恩領命。將路引掛了號。出營給與葛明霞收執。又將郭子儀的話。分付了他。葛明霞稱謝。同了衛姬。離却郭營。望西而走。要尋個僻靜去處暫歇。四下裡再無人家。行了兩日。來到華陰山下。看天色昏暮。並無宿店。三人正慌。遠望林子裡一所庵院。三人忙走至門首。敲門求宿。不知裡面肯留。也不肯留。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十二回

金瓶梅
卷三
號夫人揮塵談禪

詞曰：北事楞嚴嘗布露，梅花雪月交光處。一笑寥寥空萬古，風旣語過，然銀漢橫天宇。蛺蝶夢南華方榻，班班誰跨豐千虎。而今忘却來時路。江山暮，天涯目送飛鴻去。

右調漁家傲

話說葛明霞與衛姬衛碧秋，自遇着雷萬春，得了路引盤纏，欲回西京去。奈賊兵到處騷擾，路上行走不得。在武牢關外賃房住了四個月。直等郭子儀恢復了東京，那地方稍稍安靜。葛明霞等三人方始上路。來到洛陽地方，恰遇郭子儀劄營當道，便將路引掛號。因郭子儀分付賊陷長安，不可前去。葛明霞等三人就在左近尋覓住處。是晚見有庵觀一所，三人向前敲門。裡邊有個青衣女童出來，開門讓三人進去。葛明霞抬頭一看，見

一尊韋馱尊天，立鎮山門。上有一匾，寫着慈航靜室四個字。景致且是幽雅，但見

二龕繡佛，半室青燈。蒲團紙帳，滿天花雨。護袈裟，瓦鉢繩牀。几處雲堂，間杖錫。門前綠樹無啼鳥，清磬聲遲庭外蒼苔有落花。幽房風暖，月鎖柴關。選佛場經翻貝葉，煙消松火香積厨。飯熟胡麻，正是

紫霧紅霞竹徑深。

一菴終日靜沉沉。

等閒放下便無事。

看去看來還有心。

葛明霞、衛姬、衛碧秋走入佛堂，向着觀音大士前五体投地，恭身禮拜。早有兩個老尼出來，接着施禮。留至後廡坐定，便問道：三位女菩薩從何處來。衛姬道：我等是遠方避難來的，要往長安。聞得被賊人占踞城池，所以

不敢前進。欲在室菴暫住几日。望師父慈悲方便。兩個老尼道我二人住
在本菴。向來能做得主的。只因近日有本菴山主。在此出家。凡事還須稟
問。三位請坐。待貧尼進去。請俺山主出來。去留由他。王意說着進去。一
會只見有兩個女童。隨着一個道扮的姑。出來。頭戴青霞冠。身披白鶴
氅。手持玉柄塵尾。頸掛蜜蠟念珠。緩步出來。三人忙向前施禮。那姑。稽
首而答。分賓主坐了。姑。問道。三位何來。衛嫗道。老身衛嫗。此間就是小
女名喚碧秋。因遭安祿山之亂。同這葛小姐。打從范陽避難來此。那姑。
道。此位既稱小姐。不知是向官長之女。向居何處。明霞道家父諱太古長
安人氏。原任御史大夫。因忤權臣。貶作范陽僉判。因安祿山造反。家父不
肯從賊。被賊監禁。因此奴家逃難此間。那姑。道。莫非是錦里坊住的葛

天民麼。葛明霞道。正是那姑。道。如此說。小姐是我舊鄰了。葛明霞問道。
不知姑。是誰。那姑。笑道。我非別人。乃虢國夫人是也。明霞驚道。奴家
不知是夫人。望恕失敬之愆。只不知夫人為何在此出家。虢國夫人道。只
因安祿山兵至長安。大駕幸蜀。倉卒之間。不曾帶我同往。我故此逃出都
門。來到此處。這慈航靜室。原是我向來損資建造的。故就在此出家。葛明
霞道。目今都城已被賊踞。奴家無處投奔。求夫人大發慈悲。容奴家等。在
此暫歇幾日。虢國夫人道。出家以方便為本。住此何妨。只是近來郭節度
頒下示約。一應寺觀菴院。不許容留來歷不明之人。小姐若有什麼憑據。
見賜一觀。免得被人查問。葛明霞道。這個不妨。有睢陽雷將軍的路引。前
日在郭節度處掛過號的。夫人電閱便了。說罷。將路引送去。虢國夫人接

來一看見葛明霞名下註着鍾景期原配室。便驚問道。原來鍾狀元就是尊夫。他一向竄貶蜀中。不知可有些音耗。葛明霞道。地北天南。兵馬阻隔。那裡知他消息。虢國夫人聽了。想起前情。悽然墮淚。明霞問道。夫人為何說着鍾郎。忽然悲恸。虢國夫人掩飾道。我在長安曾與他一面。因想起舊日繁華。故不勝慘戚耳。明霞見說也。紛灑下淚。來衛碧秋道。姐。連日風霜。今幸逢故知。急宜將息。不要傷感。葛明霞道。我見夫人與鍾郎一面之識。提起尚然悲傷。奴家想我父親年老被禁。不知生死如何。今我又流離播遷。不能相見。怎教人不要心酸。說罷又哭。虢國夫人道。我正要問小姐。今尊既被監禁。不知小姐怎生脫得賊人巢穴。明霞便將紅子代死。碧秋同逃的事。前後一一備述。虢國夫人道。原來如此。難得衛姬賢母子仗

義相救。如今可放心在我菴中住下。不必愁煩。三人立起。稱謝道。多謝夫人。虢國夫人道。我既出家。你們不要稱我是夫人。我法名淨蓮。法字妙香。自今以後。稱我為妙姑。便了。明霞三人齊道。領命。看官記着。以後做小說的。也稱虢國夫人為妙香了。不要忘却。話休絮煩。明霞三人在慈航靜室中。一連住了十餘日。正值中天月照。花影橫堦。星斗燦爛。銀河清淺。衛姬是有了年紀。不耐夜坐。先去睡了。妙香在佛堂中做完功課。來與明霞碧秋。坐在小軒前看月。講些閑話。明霞心中想起紅子死得慘苦。父親又存亡未卜。鍾景期又不知向來下落。裹腸百結。恐緒千條。潛灑下妙香心裡。也暗想當日富貴。回首恰如春夢。憶昔與鍾景期正在情濃。忽然分散。那個會溫存的妹夫天子。又遠了的撒下去了。想到此處。不覺黯然腸

斷這碧紗見他二人光景也。自想道我紅顏薄命。空具姿容。不逢佳偶。母子。飄蓬南北。困苦流離。未知何日得遇機緣。對着月光兒。卻歎長嘆。却又作怪。那明霞妙香的心事。是有着落的。倒還有些涯岸。惟有碧紗的心事。是沒有着落的。偏自茫茫無際。不知這眼淚是從何處來的。撲簌的只管掉下來。葛明霞道。奴家是命該如此。只是帶累妹子。也辛苦跋涉。心上好生難過。今夜指月為盟。好歹與妹子追隨一處。如今患難相扶。異日歡娛同享。碧紗道。但得姐。提携。誠死生骨肉矣。正說得投機。忽聞一陣異香撲鼻。遠。仙音嘹亮。見一個仙姬冉冉從空而下。立在庭中說道。有靈霄外府貞肅夫人。與琅簡元君下降。你等速。迎接。三人半疑半信。毛骨竦然。妙香忙。焚起一爐好香。早見許多黃巾力士。羽服仙娥。都挑

着瑤幢寶蓋。玉節金符。翠葆鳳旗。鸞輿鶴駕。從雲端裡擁將下來。那貞肅夫人。并琅簡元君。一樣的珠冠雲髻。霞帔繡裳。並入軒子裡來。妙香等三人。次第行礼。妙香與碧紗行礼。夫人元君。端然坐受。只有明霞禮拜。琅簡元君却跪下回礼。各。相見礼畢。貞肅夫人便教看坐。妙香道。弟子輩。色身垢穢。忽逢聖駕臨凡。侍立尚懷惕懼。何敢當賜坐。貞肅夫人道。但坐不妨。三人告坐了。方戰兢。的坐下。妙香問道。弟子凡人肉眼。體陋心迷。不知何緣得見二位聖母尊顏。貞肅夫人道。我與琅簡元君。生前忠節。蒙上帝嘉憫。恩封此位。今因安祿山作亂。下方黎庶。凡在劫中。俱難逃脫。上帝命我二人。查點人間有忠孝節義憤激死難之人。悉皆另登一簿。听候奏開。拔陞天界。毋得混入枉死城中。日來查點東京地方。所以經過此處。適

見妙香根器非凡。正該潛心學道。却怎生自尋魔障。迷失本真。我正欲來點化。恰好琅簡元君有故人在此。因此同來相訪。葛明霞道。幽明遠隔。聖凡懸殊。不知那個是聖母的故人。琅簡元君笑道。三生石上舊日精魂。此身雖異。此性常存。何必細問。妙香道。既如此說。弟子輩果然愚昧。望二位聖母開示。貞肅夫人道。妙香本學書仙子。偶謫塵寰。不期汨沒本來。溺于色界。遂致淫罪滔天。觀察功曹已將你造入楊玉環一案。幸而查得有周旋文曲星之功。故延壽一紀。聽你清修改過。誰知你不自猛省。艷思欲念。觸緒紛來。只怕墮落火坑。萬劫不能超脫矣。妙香道。弟子氣稟痴愚。今聞妙旨。不覺茫然若失。但恐罪孽深重。不能心地清涼。還望聖母指點迷途。貞肅夫人道。自古道。了心淫女能成佛。又手屠兒但放心。果能痛割塵緣。

蓬萊豈患無路。妙香就向前拜謝。明霞碧秋同立起道。聽聖母所言。令人心骨俱冷。不揣愚蒙。亦望一言指點。琅簡元君道。二位雖靈根不昧。柰宿願未酬。尚難擺脫。出世之事。未易言也。葛明霞又問道。弟子目今進退維谷。吉凶未保。不知几時得脫這苦厄。琅簡元君道。你尚有一載。迤邐遇此當父子重逢。夫妻完聚。連衛碧秋亦是一會中人。但須放心。不必憂愁。葛明霞聽了。便跪下禮拜。那琅簡元君忙避席答禮。葛明霞道。弟子乃塵濁陋姿。聖母何故回禮。貞肅夫人笑道。琅簡元君生前與你有些名分。故此不忘舊誼。葛明霞道。請問琅簡元君生前還是何人。貞肅夫人道。我二人非是別個。我乃張睢陽之妾吳氏。他即你侍婢紅于也。明霞大驚道。知此為何一些。也不廝認。貞肅夫人又笑道。仙家妙用。豈汝所知。你若不信。可

教他現出生前色相。典你相見便了。說罷。將袖子向琅簡元君面上一拂。明霞一看。果然是紅于的面貌。便抱住大哭。琅簡元君究竟在人世六道之中。未能解脫也。自扶了明霞。淚流不住。衛碧秋看見。想起當日紅于觸死這番情景。也禁不住兩淚交流。正開熱間。忽听得簷前大叫。道兩個女鬼。如何在此。搗弄精魂。貞肅夫人與琅簡元君。併妙香明霞碧秋一齊聽見。抬頭一看。見一個番僧。在半空降下。大踏步走入小軒。形容打扮。却是古怪。但見

頭纏大喇布。身掛普魯絨。睜圓怪眼。猶如一對銅鈴。橫亘雙眉。一似兩條板刷。耳掛雙環。脚穿隻履。乍看疑是羗夷種。細認原來淨土人。那番僧向衆說道。我乃達摩尊者。是也。適在華山閑玩慧眼。見你們在此。

說神偷鬼動了我普度的熱腸。因此特來饒舌。衆皆合掌拜見。達摩便向貞肅夫人琅簡元君道。你二人雖登天界。未免輪迴。正宜收魂攝魄。見性明心。若還迷却本來面目。一經失足。那地獄天堂。相去止餘毫髮。不可不慎。妙香既能皈依清淨。亦當速契真如。不可誤落旁門。致生罪孽。迷則佛是衆生。悟則衆生是佛。生死事大。急須省。衆人聽了。一齊跪下。求聖僧點化。達摩大喝一聲。道。雁過長空。影沉寒水。雁無遺跡之意。水無留影之心。會得的。下一轉語來。貞肅夫人道。萬里浪平。龍睡穩。琅簡元君道。一天雲淨。鶴飛高。達摩道。何不道騰空仙。駕原非鶴。照日驪珠。不是龍。妙香道。沒底籃兒盛皓月。無心鉢子貯清風。達摩道。何不道有籃有鉢。俱為幻。無月無風。總是空。妙香將手中拂子一揮。拍手嘻笑。道。弟子會得了。總則

霞都道有理。一時間衛姬妙香明霞碧秋四個人一齊走出靜室。望山僻
小路行去。不上里許。早有無數逃難的男女奔來。四人扯拽。拽着衆
人而走。轉過几座林子。山凹中許多軍馬。盡打着安太子的旗號。刺斜裡
直沖過來。趕得衆人哭啼。東西亂竄。妙香碧秋手挽着手。一步一顛。
正奔走時。回頭不見了衛姬明霞碧秋。連忙尋覓。並無踪影。放聲大哭。妙
香道。哭也沒用。趁這時賊兵已過去了。我們且回靜室中住下。慢慢尋訪。
心秋含着眼淚。只得與妙香取路回歸靜室去了。要知衛姬明霞下落。直
到後來便見。

錦香亭上之三終

